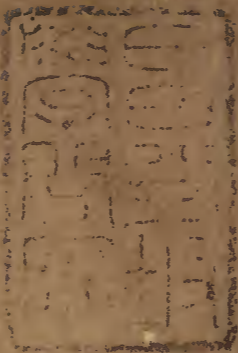


五百家註音辨昌黎文集

十一之三

厚道 性毀人 鬼難 行對 原原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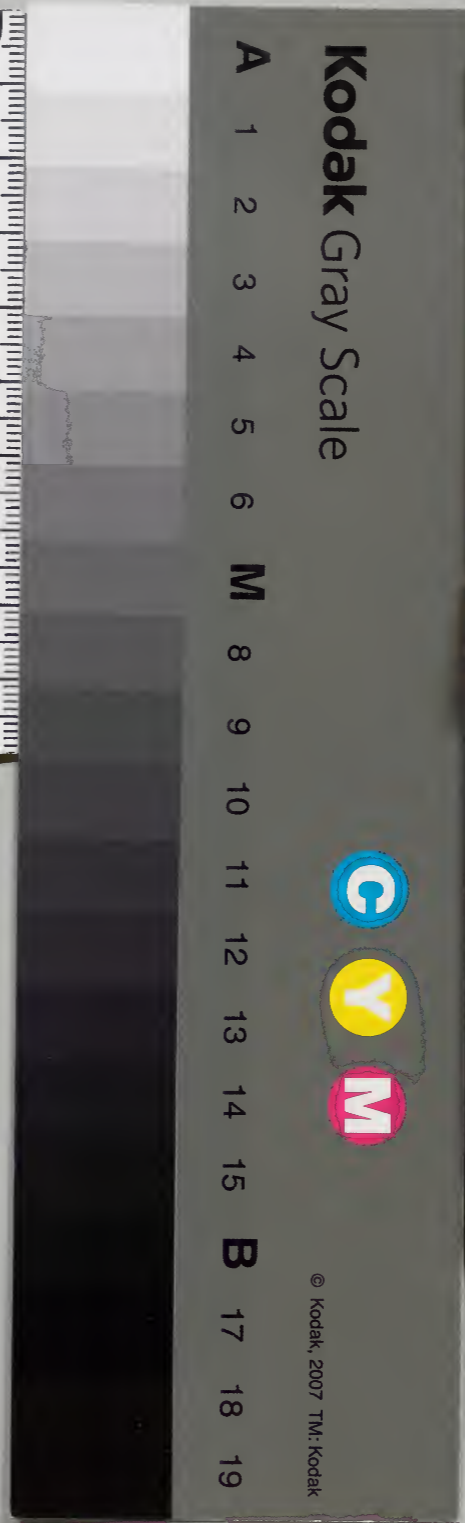
雜說 荀子 鶉冠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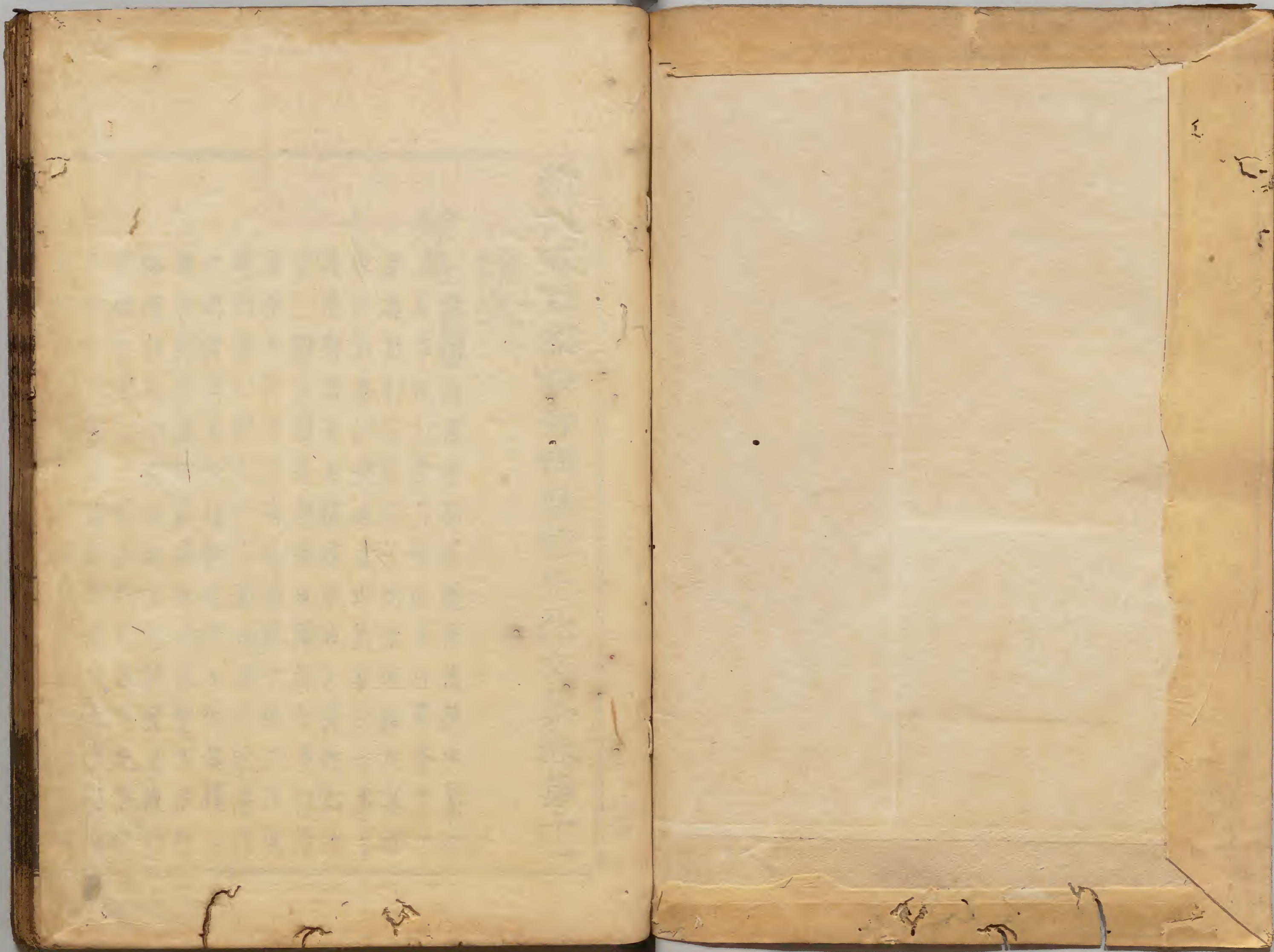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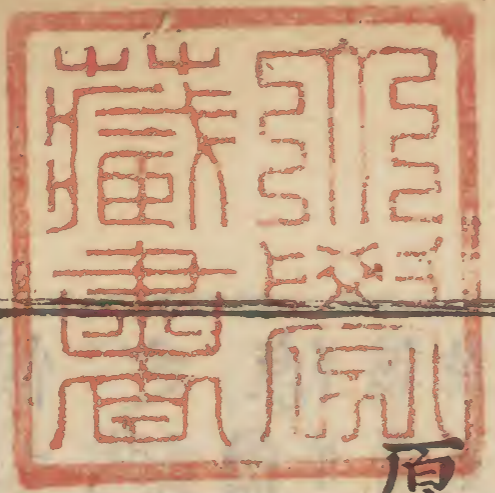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五	四	三	一
六	二	八	一
冊	架	函	號類

內閣文庫			
三	四	五	漢
二	一	三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431	
冊數	15 ( 7 )		
函號	314 220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雜文

原道

與曰淮南子以原道首篇許氏箋云原本也公所作原道原性等篇史氏

謂其與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

佐佑六經誠哉是言東坡嘗曰自孟子

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古人其斷然曰

孟子醇乎醇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

焉而不詳若非有見識豈千餘年後便

斷得如曰軻之作川亦曰退之晚年作  
文所得甚多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以  
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  
必有所見二先生之論豈輕發者哉補  
注山公嘗曰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學  
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後以此既來占  
人法度如老杜贈韋果素詩布置最得

淺草文庫

正躰如官府甲第廳堂房室各有定處不可亂也韓文公原道與書之堯典蓋如此石介字道日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史部原道原性原毀行難禹問佛骨長諍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

之謂道孫曰是謂仁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

德孫曰仁義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

誠齋楊萬里日道德之實非虛也而道德之位則虛也韓子之言實其虛者也其日仁與

義為定名又日吾之所謂道德者合仁與義言之也而後道德之虛位可得而實矣無若

張子韶日此正是退之闢佛老要害處老子平日談道德乃欲離提仁義一味自虛無上

去曾不知道德自仁義中出故以定名之實主張仁義在此二字既言行仁義後必繼日

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而無待於外之謂德亦未始薄道德也特惡佛老不識仁義即

是道德故不得不表出之補注龜山楊氏日韓子意日由仁義而之焉斯謂之道充仁義

而足乎已斯謂之德所謂道德云者仁義而已故以仁義為定名道德為虛位中庸日天

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仁義性所有也則捨仁義而言道者固非也道固有仁義而仁義

不足以盡道則以道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為虛位者亦非也

德有凶有吉孫曰文十八年左氏云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殺姦為凶德

老子之小仁義孫曰以非非毀之也其見者

小也坐井而觀天日天小者非天罪也一作非天

子子詩靡有  
子道注子然  
孤獨兒

之罪也。彼以煦煦為仁，煦煦小惠子子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一無此四字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一本作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一作言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孫曰：秦始皇二十二年，丞相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令下三十日不燒，髡為城旦。黃老子漢。景帝之毋好黃帝

老子言景帝及諸寶，不得不讀。佛于晉宋齊。

梁魏隋之間，主本作魏晉梁隋其言道德仁

義者，不入于揚，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

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佛，入于彼。則字必出于

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附一作隆

出者，汙之。者一作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

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後曰：老者謂孔子

吾師之弟子也。後曰：吾師之弟子謂孔佛者

曰：後曰：佛者亦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

謂學佛者。

清淨法術經曰：我遺  
三聖化被震旦，祀義  
先開小大乘經，然後  
可信。光淨為孔丘儒  
童為顏回，迦葉為老  
子。  
又句疏六卷佛道三  
弟子震旦教化儒童  
善薩彼稱孔子震旦  
既運十方，亦不致先

者孫曰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謂學孔子者

也誕欺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一本無師不

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

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

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評其末評問惟怪

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四謂

士農工商賈加佛老為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

其三孫曰聖人之教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

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

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日盜也古之時人

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

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

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木處而

顛顛隕也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

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通一作同為之

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

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

孫曰宣導也為之政以率其怠勸懈勸疲也

道不勸與倦同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後世銅虎竹使之類是也璽者天子之印以正為之權稱錘衡稱衡也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培斗折衡而民不爭孫曰莊子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焚符破璽而民朴鄙培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介甲也無爪牙以爭其食也一無是故君者出令者

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孫曰皿者飲食之器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能行君之令而致之民一無能字一有則失民不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孫曰謂汝也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孫曰清淨謂老寂滅謂佛也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

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一作其其  
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  
事殊一作其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其  
之一作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  
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  
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  
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  
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

其心者先誠其意

孫曰己上皆禮

然則古之

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

尹彥明曰

也正心誠意將以有為非是蓋介甫不知道  
也正心誠意便休却是釋氏也正心誠意乃  
所以將有為也非  
韓子不能至是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國家

天下者滅其天常

孫曰天常猶

子焉而不父

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

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

孫曰信

年左氏杞子率  
用夷禮故曰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  
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



舊荆舒是懲此魯頌闕宮之今也舉夷

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

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

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

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

文一作教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

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

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

為教易行也一無是故以之為已則順而祥

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

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

其情死則盡其常孫曰盡其常者郊焉而天

神假廟焉而入鬼饗孫曰周禮祀天神祭地

祖宗也曰斯道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

一本云斯道何道也曰斯道也吾所謂也又云斯何道也曰斯吾道也非向所

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

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

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

不得其傳焉

補注或問張子韶曰湯學於伊尹韓愈乃謂其傳自禹揚雄自

比孟子是得其傳者而愈以訶死無傳何也

先生曰禹之道堯舜之道也伊尹伊得之以

授湯置伊尹而言禹亦無害也揚雄雖自此

孟子而愈以小疵譏之其言無傳則捨之矣

趙本作不

絕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

詳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而健於言

由周公

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

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孫曰不塞不流不止不

不止則聖人之

教不流不行也

其人其人火書廬其居

明先

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

曰祝

周禮以辨其上下長幼廢

疾注謂癘病○廢音廢

月溪姜氏廣原道曰揚墨之道各執其偏皆

足以為道之賊也雖然周表兼愛之道微而

為我之道勝故原道之作首以博愛為言而

終之曰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至讀墨子

則又取其廉愛之義以為與孔子合孔子必

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

作王承福傳曰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

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

學揚朱之道者耶凡此皆以伸廉愛之道破

為我之賊後世未有能明之者猶執孟子無

文之說而排之是不通於世變者也樊曰蘇

乎由日愈之學朝夕從事於仁義禮智刑名

度數之間自形而上者愈所不知也原道之

作遂指道德為虛位而斥佛老與揚墨同科

廢

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

曰祝

周禮以辨其上下長幼廢

疾注謂癘病○廢音廢

月溪姜氏廣原道曰揚墨之道各執其偏皆

足以為道之賊也雖然周表兼愛之道微而

為我之道勝故原道之作首以博愛為言而

終之曰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至讀墨子

則又取其廉愛之義以為與孔子合孔子必

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

作王承福傳曰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

有譏焉謂其自為也過多其為人也過少其

學揚朱之道者耶凡此皆以伸廉愛之道破

為我之賊後世未有能明之者猶執孟子無

文之說而排之是不通於世變者也樊曰蘇

乎由日愈之學朝夕從事於仁義禮智刑名

度數之間自形而上者愈所不知也原道之

作遂指道德為虛位而斥佛老與揚墨同科

豈為知道哉韓愈工於文者也張耒叟曰張籍嘗勸愈排佛老不若著書亦嘗以書反復之既而原道原性等篇皆激籍而作其原道也大抵言教其原性也大抵言情云云子由所云釋氏柳子厚在當時於送僧浩初序已有此論而耒叟指謫紛然蓋少作也今其畫樓集刪之矣

學者其審之

**原性** **樊曰**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惡揚子言善惡混公乃作原性取三者而折之以孔子之言其說有上中下之殊於是說者紛然李習之則置孟荀揚之論本中庸作復性書三篇皇甫持正則作孟荀言性論而謂孟子之言合經為多杜牧之則作三子言性辨而謂荀言人之性惡比二子荀得多其論不能相一至王荆公作原性則又曰太極者五行之所由生而五行非太極也性者五常

之太極也而五常不齊以謂之性此吾所以異於韓子太極生五行然後利害生焉性生情有情然後善惡形焉而性則不可以善惡言也此吾所以異於孟荀其論益相勝矣補注白雲郭氏曰唐自韓愈之後言性者皆出其下李翱之言至論動靜皆離寂然不動則異教矣皇甫湜之論謂孟荀揚殊趨而一致又為韓子三品之論皆無去取杜牧之言愛怒生而自能為性之根惡之端其荀氏徒歎李朝言性者四家司馬公謂揚子兼之王荆公謂揚子之言似矣蘇氏亦曰揚雄之論固已近之亦多蔽於雄之學獨程氏言孟子性善乃極本窮原之理又謂荀揚不知性故舍荀揚不論郭氏之論盡矣○一本題作性原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

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者七一本作情之品有其所以為情者七無三而二字曰一無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日仁曰義曰禮曰信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孫曰主於仁也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也不少有焉則少反焉一本無一也二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

四悖亂也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其一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無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歟始惡而進善歟始也混而今也善惡歟

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

孫曰國語叔魚生其母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鵞肩而牛腹谿谿可盈是不可饜必以賄

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

滅其宗孫曰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生子伯

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至是果滅伯石食我字也食采

於楊故號楊食我○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為

大戚一字無知若敖氏之鬼不食韓曰宣四年

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滅若敖氏矣子

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戚曰猶人之性果善

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歧

歧然疑疑然孫曰詩大雅載生載育時惟右

高克歧克疑以就口食歧歧謂意有所知疑疑謂有所識別也○疑魚立切文王

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

不煩樊曰國語來王在母不人之性果惡乎

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

卒為姦瞽叟之彘鯨之禹習非不惡也而率

為聖人一字無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

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  
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  
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  
而寡罪是故上者可學學一作教而下者可制也  
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惟言  
性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  
也雜佛老而言者奚言而不異雜佛老而言  
當時之人溺於佛老而  
胥為夷也故其終云云  
原毀韓曰終篇之言曰將有仕於上者得  
吾說而存之其國亦可幾而理意當

時必有毀譽之不公若公初求仕時當  
有激而作故曰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  
之光道德之行難矣  
則其言誠有旨云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周悉其待人也  
輕以約樊曰此蓋孔所謂躬  
自厚而薄責於人之意重以周故不  
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  
為人也仁義人也補注孟子舜  
由仁義行求其所以為  
舜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余人也彼能是而我  
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  
舜者樊曰顏淵曰舜何人也子何人  
上也相為者亦若是文意蓋本此聞古之

入有周公者其為人也多才與藝人也唐周

公曰子仁若考多才多藝能事鬼神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

已趙云求其所以為曰彼人也余人也彼是

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

就其如周公者樊曰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

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

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

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已者重以周乎其於人

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有是

是足為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

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

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

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

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趙本

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

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

亦足矣已未能未有一本曰我能是是亦

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

止矣是不亦待於已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  
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  
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  
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  
者已詳乎夫是謂不以衆人待其身是謂一  
謂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  
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  
修而忌者畏人修若已有人之彥聖其心  
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此公之謂  
也其口謂人莫已若其口六之有技冒疾以

惡之則公所謂怠與忌者也或者乃引中庸  
夫婦可與知之論孔子後生可畏之語謂公  
以一善一藝待人爲非是然則吾常試之矣  
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  
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  
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  
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  
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  
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  
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



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  
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仕於上  
者仕一作化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也  
一作

原人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  
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  
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  
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曰人可乎曰非

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  
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問焉曰山乎曰  
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  
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  
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  
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  
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  
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樊曰或曰聖人之所  
以異於墨者以其有  
別焉爾今日一視而同仁則是以待人之道  
待夷狄以待夷狄之道待禽獸也而可乎曰

不然舜命九宮蠻夷猾夏則命皋陶作士疇  
若子上下草木鳥獸則命益作朕虞及其終  
則惣命之曰咨汝二十有二二人欽哉惟時亮  
天功其命官雖殊然其所以施仁政於天下  
也則一

原鬼

韓曰儒譏墨明鬼而孔子祭如在譏  
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

我公於是  
作原鬼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  
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  
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  
斯鬼乎曰非也鬼無氣鬼無聲與形補注李  
石曰公

子彭生託形於豕晉太公託聲如  
牛韓子謂鬼無聲與形未盡也安有氣曰

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  
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  
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霆雷也有聲與形者物  
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  
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  
是有二說一本說下有有  
鬼有物四字漠然無形與聲者  
鬼之常也人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  
爽差也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託於形

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為也

一作皆民其既也既盡又反乎其常曰何謂

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入獸是也反

其無聲與形者其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

聲不能無形與聲者一本無不能有形與聲

與聲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

有動於民而為禍亦有動於民而為福按左

氏國語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諸

內史過對曰云云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夏

之興也祝融降于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駘

墜商之興也禱枕次於巫山其亡也夷羊在

牧周之興也鸞鷲鳴於岐山其衰以杜伯

射王於鄘動於民而為禍福其斯之謂歟亦

有動於民而莫之為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

也作原鬼補注李石曰退之作原鬼與晉阮

威獨人是為子原求食也送窮文雖出遊戲

皆自叛其說也浪之以長慶四年寢疾帝遣

神召之曰骨蕪國世與韓氏相仇欲同力討

之天帝之兵欲行陰誅乃更藉人力乎當是

退之數窮識亂為鬼所乘行難孟行下

或問行孰難曰捨我之矜矜夸從爾之稱孰

能之曰陸先生參參字何如曰先生之賢聞

於天下是是非非貞元中自越州徵拜祠部

貞外郎參以殿中侍御史內供奉佐浙東軍居六七年正元十六年徵拜祠

外郎京師之人日造焉閉門而拒之滿街愈

常往閒客席閒一作問坐定先生矜語其客

曰其胥也其商也其生其任之其死其謀之

孫曰某任之謂所舉所任之人也任保任也

謀累也人生有德行死而後累引其行跡為

謚今之行某與某何人也任與謀也非與也

狀是也皆曰然一本作皆愈曰某之胥某

一作之罪皆曰然一本作皆愈曰某之胥某

之商其得任與謀也有由乎抑有罪不足謀

生一作王

而任之耶與謀之耶先生曰否吾惡其初孫

初謂為胥與商不然任與謀也何尤愈曰苟

如是先生之言過矣昔者管敬子取盜二人

為大夫於公樊曰禮記管仲過盜取二人焉

可人也敬子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有餘

家樊曰禮記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

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盈其子焉文

子晉之夫惡求其初惡音先生曰不然彼之

取者賢也愈曰先生之所謂賢者大賢歟抑

雜記下

焉一無焉字而可謂今之天下無其人耶一作先  
生之選人也已詳先生曰然愈曰聖人之不  
世出賢人之不時出千百歲之間歲一作年儻有  
焉不幸而有出於胥商之族者先生之說傳  
吾不忍赤子之不得乳於其母也於字無先生  
曰然他日又往焉先生曰今之用人也不詳  
位乎朝者吾取其與某而已在下者多于朝  
於此乎于乎其皆賢乎抑猶有舉其多而沒其少  
者乎孫曰舉其多而沒其少謂取其長而略其短也○沒一作缺少一作細又作一

坐

者乎孫曰舉其多而沒其少謂取其長而略其短也○沒一作缺少一作細又作一  
乎一作先生曰固然吾敢求其全其一愈曰由  
宰相至百執事凡幾位由一方至一列凡幾  
位先生之得者無乃不足充其位也耶耶字  
不早圖之一朝而舉焉今雖詳且微歐本無且微字  
其後用也必粗粗大也踈也物不精也○粗聰徂切先生曰然  
子之言孟軻不如趙本云先生曰然退語其人曰乃今吾見孟軻

對禹問

樊曰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

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云云公乃設問而為之答曰曰

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  
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大  
抵孟子之說主天命而公  
以人事言之爾其致一也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  
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  
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  
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利一  
作慮  
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  
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  
傳之堯舜也無其人而不傳慮其患而不得

如已者

一作慮其患  
而不傳者

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

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

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

慮民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淑善也  
殊六切則

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

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

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

大聖也不數色角切  
下同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

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

然後人受其亂一作福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  
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  
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  
若傳之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  
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  
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  
下求其說而不得孫曰謂孟子求堯舜禹從  
而為之辭

雜說 四首

龍之噓氣成雲噓呵也雲固弗靈於龍也弗一作不  
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孫曰茫洋飛騰貌窮極也玄間  
天地之表一本薄日月薄追也伏光景伏掩也  
感震電神變化孫曰神不可測也水下土水浸也洎陵  
谷洎漂沒也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  
使為靈也雲一本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  
使為靈也然龍不得雲作弗無以神其靈矣  
失其所憑依孫曰憑依猶勢位也信不可歟異哉其所  
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

從之矣

善醫者一作善醫人者不視人之瘠肥祝曰瘠瘦也禮記瞻肥瘠

音籍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

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網理亂而已矣紀網一作

之乱否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網者

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

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夏商周之衰

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作一作傳數十王而

天下不傾者紀網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

一作夏商周

分勢於諸侯孫曰謂罷侯置守聚兵而焚之日孫

始皇收天下兵聚咸陽鑄以為金人十二傳二世而天下傾者

世一紀網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

也脉而已矣天下雖無事一作四海不足矜

也紀網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

醫善計者謂之扶與之一作扶持與之又易

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為之一作善計善

談生之為崔山君傳孫曰談生者談稱鸛言

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人其能盡其性而不



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長往而

不來者之所為乎謂隱遯不仕也昔之聖者

一作聖人者其首有若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

有若鳥者樊曰尸子鳥其貌有若蒙俱者祝

荀子仲尼之狀面如蒙俱其注云方相也其

首蒙茸然故曰蒙俱韓侍郎云四目為方相

兩目為蒙俱韓侍郎正謂公也按揚倅注荀

子時為大理評事公為刑部侍郎此語豈親

授於公非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

人邪即有平脅曼膚韓曰楚詞平脅曼膚顏

如渥丹厚漬也言顏如厚漬之丹也義而

很者樊曰左氏襄二十六年傳宋其貌則人

貌一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也然則觀

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為

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孫曰論語

力亂神崔山君傳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

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

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祗厚於奴隸人之手

一無駢死於槽枥之間蒲眠切不以千里稱

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今食馬者

食音似下食之同。○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

本作今之食馬者是馬雖有千里之能一作是食不飽力不足

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

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

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

良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識馬耶識一作知

讀荀子

後曰荀卿名况趙人齊襄王時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著書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樊曰荀子三十二篇

其非十二子篇以子弓并仲尼謂子思孟軻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其性惡篇謂人之性惡禮義生於聖人之偽此其抵牾不合於道而公所欲削者歟○

本題作讀荀無子字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

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

後曰徒謂諸弟子尊聖人者孟氏而已晚得揚雄

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

一作則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于世

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于時君後曰如韓非申不害

籍之語聲漢江  
都易主侍口詔

田駢慎到之屬。趙本作紛紛籍籍相亂六  
各以其所能說干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  
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在師曰老

鄉是也。即孟子荀鄉是也火于秦黃老于漢黃字無其存而醇

者孟軻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

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醇粹一作時有要

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

一作抑其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

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之黜一作去故詩書春秋

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

猶

楊雄  
而止耳

籍書也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

揚大醇而小疵補遺伊川曰荀卿才高而其

失然皆未免夫駁者也退之以大醇歸之蓋

者○趙本作孟氏醇如也荀與雄文大醇而小疵

讀鷓冠子漢曰西漢藝文志有鷓冠子一

鳥羽為冠而唐志云鷓冠子三卷豈漢

時遺缺至唐而全耶漢唐皆以為道家

若流公謂其辨施於國家功德豈少而

柳子厚作辨鷓冠子則曰得其書而讀

之盡鄙淺言也二公所見不同如此○鷓音曷

鷓冠子十有六篇其詞雜黃老刑名

孫曰漢藝文志

又有法家名家者流刑名謂此也其博選篇孫曰博選篇云道有四四

誓五至之說當矣孫曰博選篇云道有四誓四

已命人有五至一日百已二日什使其入遇

其時援其道而施於國家其字一有功德豈少哉

學問篇孫曰學問篇稱賤生於無所用稱一

中流失舫一壺千金者舊注公雅曰執壺

材於人共濟而已注云佩匏可以渡水孫余

三讀其辭而悲之文字說謬為之正三十有

五字乙者三滅者二十有二注者二十

脫

有二字云

讀儀禮孫曰儀禮十七篇周之舊典漢高

九篇河間王歆之遭巫蠱倉卒之難竟

不施行今亡矣韓曰唐明經有三科儀

余嘗若儀禮難讀又且行于今者蓋寡且一

泐襲不同復之無由考于今誠無所用云云

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

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

民雜家一作尚有可取況聖人之剗度邪於

其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  
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于其間嗚呼盛  
哉

讀墨子

孫曰墨子名翟宋大夫漢藝文志云著書七十一篇分存者十二篇有節用兼愛尚賢明鬼神非命尚同等諸篇明鬼神在尚同篇中無別篇也樊日世之學者因臨川王氏詩有孔墨必相用自古寧有此之語意謂孟子排揚墨公排釋老自比孟子不當有相用之說然學者必知孟子歸斯受之之意然後識公讀墨之旨云補注伊川先生曰或問退之讀墨一篇如何曰此一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至若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則甚不可

儒譏墨以尚同兼愛尚賢明鬼而孔子畏大

人孫曰論語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

孫曰荀子子路問魯大夫練而牀禮歟子不答以告子貢子貢曰汝問非也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尚同哉孔子泛愛親

仁以博施濟衆為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孫曰

子曰賢賢易色以四科進褻弟子疾歿世而名不稱不

尚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洪曰語

與祭如不祭言祭如不祭者吾所不與與許也曰我祭則受福禮記

孔子曰我戰則祭則受福 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

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災不相

悅如是哉余以為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

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

為孔子之學者必用墨子 墨子必用孔子

折衷於聖人之言其可也 不相用不足為孔

墨 而為長又古語云墨翟突不及黔孔丘席

不及煖孟子以前皆以孔墨並稱則墨亦大

賢孟子特以其非中道其流不能無弊故闢

茅屋采椽是以貢儉養三考五更足以兼愛

選士大射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

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

此其所長也退之讀墨益出於此莊孟荀卿

之論皆斥其所短也嚴曰墨子之書誣穢孔

晏之事孔叢子載詰墨一篇蓋嘗辨明之美

以孔子之道較之墨子不啻胡越孟子著書

疾其兼愛無父力排而禽獸之其言曰揚墨

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能言距揚墨者聖

人之徒也今退之乃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

必用孔子抑何乖刺如是耶若以孔墨為必

相用則孟子距之然非矣其與孟簡書則又

又何

新刊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雜文

獲麟解

**樊**曰春秋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三傳之說各不同公既作此解

李習之嘗書以贈陸真外倭曰韓愈非茲世之文古之文也其詞與意適則孟

軻既沒亦不見其有過於斯者嘗書其一章曰獲麟解其他可以類知也孫曰

爾雅曰麟麋身牛尾一角補注宋遠孫曰爾雅曰麟麋身牛尾一角補注宋遠孫

曰爾雅曰麟麋身牛尾一角補注宋遠孫曰

麟之為靈昭昭也

**孫**曰禮記麟鳳詠於詩補

麟之為靈昭昭也

龜龍謂之四靈詠於詩補

是也書於春秋見題注書雜出於傳記百

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也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說文鬣說文鬣禮記夏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也一有惟麟也不可知也一有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左氏傳西狩獲麟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之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然後取之

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也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哉

師說莊曰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今之世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為師愈以是得狂名又報嚴厚與書云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不為人師之所見有同異無以韓責我余觀退之師說云弟子不好為人師者學不歸子厚歸退之故子厚有此說耳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鮮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庸一作豈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存一作資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入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

人其去聖人也亦遠矣去一作下而耻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一作矣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則耻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讀音豆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耻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

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

盛則近謏作盛大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

鑿樂師百工之人君子鄙之一作不齒今其智乃

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其字無聖人無常師蔡

有孔子師三字萇弘師襄老聃剡子之徒請曰孔子

於老聃訪樂於萇弘史記曰孔子學鼓琴於

師襄子左氏傳曰郊子來朝孔子問少昊氏

以鳥名官之故○萇其賢不及孔子補注方

音長郊音談國名也其賢不及孔子舟李石

曰孔子問禮老聃學樂萇洪問官名郊子博

約琢磨前言往行又有如遲任史佚臧文仲

述其語言文章以益其天縱之資要孔子曰

以師周公為始也故曰孔子習周公孔子曰

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故弟子不必不如師故

作是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

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韓曰蟠正

進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

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進學解與曰進學解出於東方朔客難揚

公以進學解窮者此也補注孫樵又與

王霖書曰王川子月蝕詩韓吏部進學

以自喻執政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元和八年三月二十三日也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  
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  
賢相逢治具必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  
善者率以錄占去名一執者無不庸肥羅剔  
扶祝曰肥義與第五卷把字同扶挑也肥蒲巴蒲麻二切把於决切剗垢磨  
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  
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不明一作不能明行患不  
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于列者

二二

年

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時矣時  
日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  
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  
玄孫曰玄幽深也補注陳齊之語錄云沉浸  
醞郁含英咀華至子雲相如同工異曲此  
退之之文章法也記事者必提其要  
纂言者必鈎其玄是亦學文術也 貪多務  
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  
祝曰選終日矻矻注勤作也孫曰兀兀  
用心息兀音窟又苦骨切一作矻矻先生  
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祝曰舐角觸淮南  
補注異端異說也 攘斥佛老補苴罅漏注  
補注異端異說也 舐音底 攘斥佛老補苴罅漏注

莛所以藉復也孫曰莛包莛張皇幽眇孫曰

也○莛字魚切鏘呼訝切獨旁搜而遠紹障百

也尋墜緒之茫茫一作芒芒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

川而東之一作走可謂勞矣一作有勞矣沈浸醲郁醲一作釀含英咀

華孫曰英亦花也補注張字部曰文字有眼韓子曰沈浸醲郁含英咀華正謂此○咀在呂切嚼也

滿家上規姚姒姚姒舜兩姓祝曰梁劉孝綽之姓已分○渾渾無涯揚子曰虞夏之

姒徐里切○渾渾無涯書渾渾余謂規學此虞夏之書也○周誥殷盤佶屈聲牙補注元

渾渾並胡本切周誥殷盤佶屈聲牙結曰聲

者謂其不相聽從韓曰聲廣雅謂不入人語

也孫曰周誥謂大誥康誥酒誥洛誥之屬殷

盤謂盤庚三篇佶屈聲牙皆難澁見春秋謹

○佶其乙切屈求勿切聲牛交切

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

太史所錄莊謂莊子騷謂離騷子雲相

如同士異曲先生之於文文一作德者非可謂閱其

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

方左右具宜具一作其先生之於人一作於

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

友跋前疐後祝曰余雅跋躓也疐路也韓曰

詩狼跋其胡載疐其尾註跋疐

類倒兒老狼有胡進則跋其胡退則寔其動

輒得咎暫為御史遂竄南夷九年為監察御

史謫山陽令也三年博士知國子博士避謗

益公正元十八年為四門博士元和初自江

陵掾入為國子博士至是元和七年冗不見

自尚書外郎為之作三為博士亦可命與仇謀取敗幾時

治弗治楚詞雖過失猶取字唐冬暖而兒號寒年登而妻啼饑登一

史作其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以教人

為一作反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日

余雅柔瘤謂之梁韓曰說文云柔屋細木為

大梁也○柔武方莫郎二切又音音細木為

楠抽楠擊扉注楠椽也○楠音角樽檀侏儒

樽檀樽檀一名枅檀柱上跗孫曰三者皆屋上短

柱樽樽檀一名枅檀柱上跗孫曰三者皆屋上短

樽檀樽檀一名枅檀柱上跗孫曰三者皆屋上短

樽檀樽檀一名枅檀柱上跗孫曰三者皆屋上短

樽檀樽檀一名枅檀柱上跗孫曰三者皆屋上短

樽檀樽檀一名枅檀柱上跗孫曰三者皆屋上短

樽檀樽檀一名枅檀柱上跗孫曰三者皆屋上短

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  
餘為妍卓犖為傑一作犖犖為傑校短量長  
惟器是適者是所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  
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轍車跡也環循  
下乘老于行荀卿宗王守正大論以興一作大論  
大倫以興一作是洪逃讒于楚廢死蘭陵卿遊於齊三  
為祭酒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春申  
君以為蘭陵令春申死而荀卿因家蘭陵是  
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  
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雖勤而不

是弘

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要平文雖奇而  
不濟於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旦月費俸  
錢歲靡廩粟祝曰易吾與爾子不知耕婦不  
知織乘馬從徒徒謂徒御安坐而食踵  
常途之役役一作促促窺陳篇以盜竊篇一然而  
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作相茲非幸歟一作  
茲非其幸歟一作此非其利哉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  
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賈財賄之有亡計班資之  
崇庠祝曰庠下也呂氏春秋謂確乎其節之  
不庠也太元經亦曰山川福庠而禍高

音卑 忘已量之所稱已量一作量指前人之

瑕疵謂前人謂在已是所謂詰匠氏之不

以杙為楹莊子求狙猴之杙者斲杙槩也楹

柱也孫曰杙小而楹大故而訾醫師以昌陽

引年欲進其菝苓也樊曰昌陽本草昌蒲注

下濕地大根乃是昌陽不可服東坡云不知

退之即以昌陽為昌蒲耶抑謂其似是而非

不可以引年也孫曰昔蒲味辛温無毒又服

澤及蜀郡嚴道祝曰楚人呼猪為豨豨

苓乃猪苓也○訾音紫豨音喜又音希

本政樊曰周襄文弊老子之徒莊周唱為

於原道篇既詳辨而排之矣至是又作本政云

周之政文既弊也一作文既有弊也後世不

知其承孫曰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野故

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

莫若以忠不知其承謂不能救之以忠也

敷古先也敷布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民始惑

教百氏之說以與其言曰孫曰謂百天下可

為也彼之政仁矣反於義此之政敬矣戾於

忠我其周從乎我曰周不及殷其殷從乎

何居

符破壘而民樸鄙剖斗拊楯而民不爭

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公

曰夏曰虞曰陶唐曰三皇氏曰遂古之初詳見

題暴孽情孽魚切飾淫志枝辭琢正補注枝辭謂枝蔓也

紛紊糾射以僻民和以導民亂嗚呼道之去

世其終不復矣乎長民者發一號施一令民

莫不悱然非矣視曰論語不悱不發注以待其人口悱悱乃後發○悱音

芳尾謂不可守遽變而從之譬將適千里及

聞而復一有雖矻矻韓曰矻矻堅也孫曰用矻矻心兒○矻苦骨反又口

點決不可暨暨至原其始固有以啓之者也

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

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

之道樊曰繫辭通其變使民不倦神政以是

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其教化之所繇廢

抑詭怪而暢皇極皇極大道中之道伏文貌而尚忠實

荒乎天運宵爾神化窈音道之行也其庶已

乎

守戒韓曰唐自安史亂後河南河北地裂為七八蔡在當時最為近地而成德

溜青連結為援所謂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者此公守

我之所以作終之日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及裴度平蔡而公之言驗矣太



和問杜牧作守論  
亦公之遺意歟

詩曰大邦維翰詩大雅板書曰以蕃王

室孫曰尚書微子之命之文蕃籬也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

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人

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棧

孫曰紫援者而外施窗窬以待之補註窗窬

樹紫為援也窬徒取切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窬窬亦

穿慈井切則必峻其垣牆而內固其肩鑄以防之

通為祝曰肩鑄鑄鑰也莊子固肩鑄鑄此野人鄙

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

都大邑介於屈強之間孫曰介猶間也屈強

渠勿切強居亮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見意

題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

材力為之有不足歟蓋以謂不足為而不為

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為而不為一無而

材力不足者次之一作材力不足為者不足為者

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一作材力不足為者先事而

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

戈不知其多少其懸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

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孫曰戰國策三

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其間又自知

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

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

矣嗚呼胡知而不為之備乎哉賁角之不戒

童子之不抗孫曰諭通曰孟賁之狐疑不如

也孟賁生拔牛角夏育衛魯雞之不期蜀雞

之不支魯雞固能之矣魯雞大雞也今夫鹿

之與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率為之禽者爪

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孫曰鹿無爪牙

禽也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朽者王承福傳樊曰按孟子陳相見孟子

無事而食不可也二章孟子有食於人

及食切之說王承福所言蓋有合於孟

子故公為之傳韓曰說文朽所以塗也

秦謂之朽關東謂之椁○朽音烏或作

朽之為伎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

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

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弓

矢十三年有官勲孫曰勲謂柱國護軍之類棄之來歸喪

其土田手鏹衣食謂之朽○鏹母官切餘三

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孫曰

當謂所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朽之備日孫

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日孫

廢謂廢缺如四支不足之類○廢一作廢又曰粟稼而生者也種稼

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

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者也吾皆賴之

然人不可徧為孫曰徧為者謂一為之也宜乎各致其

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出令者也而

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

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孫曰左氏食其食敢怠其事必

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舍鏹以嬉趙作舍鏹一曰以嬉

夫鏹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

媿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強其量切下並同

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

人亦其宜也一作亦有其宜也吾故擇其易為而無

令考作生

媿者取焉故一作特嘻吾操鋤以入於貴富之家

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孫

墟立墟謂廢田也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

則為墟矣問其隣一作問或曰噫刑戮也或

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則曰一無

一無日字一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

所謂食焉而怠其事而字無而得天殃者邪非

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材之稱否而冒之

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已之不可強一作知其

而為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

邪一無字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

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

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

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

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力勞

者也一無字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

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

惑之又從而思之蓋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

身者也孫曰孟子窮其身然吾有譏焉謂其自為

也過多下為為人同其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

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下

孫曰孟子謂楊子取為我而夫人以有家為

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蓄其妻子蓋一作蓄其肯

勞心以為入乎哉雖然其賢於世之患不得

之而患失之者孫曰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

既得之以濟其生之欲貪邪而忘道以喪其

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者故余

為之傳而自覺焉覺一作鑒又一作賢

五箴并序

入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無一

是余生四十有八年韓曰公生大曆戊申四

也一本作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

益脫孫曰四十有八年當作三十有八年按

脫去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又祭老成文

云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

動搖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搖

者或脫而落矣此云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

搖者日益脫以此觀之公未四十聰明不及

於前時道德曰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  
率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余一作予下並同將來多能蚤夜以致致

余今之時既飽而嬉早夜以無為嗚呼余乎

其無知乎一無乎字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烏一作焉知言之人默然

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此謂

烏

佐董晉張建封于汴徐二州時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樊

此謂為監察御史坐論天旱人飢出為陽山令汝不懲邪而嗷嗷以

害其生邪嗷謹聲

行箴行一作悔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作一

雖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頗普死而不死汝

悔而何行與義乖言與法違雖無害猶

困躓幾死而不死汝其宜悔而休汝惡曷瘳

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為思

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悖而好悖亂也而汝也不觀其道無

悖而思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

為此捨也為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為

媿捨也為狂維讎維比維狂維媿於身不祥

於德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

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

慎胡為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需然有餘然一作焉厥聞四

馳也音問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

其曄曄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

愈尊樊曰論語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

有所聞行不給也或曰聞聲聞也未能行其

公此矜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

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

欺以賈憎賈音古揜以媒怨汝曾不悟以及於

寤

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寧作其終

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

宜然一作厚

後漢三賢贊樊曰後漢王充王符仲長統三人者同傳公為之贊各不

滿百言而叙事略無遺者

王充者何會稽上虞本自元城爰來徙居日

充字仲任其先魏郡元城人父誦徙居上虞師事班彪家貧無書

閱書於肆市肆是遊一見誦憶遂通眾流孫

充到京師授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

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孫閉門潛思論衡以修

孫曰充歸鄉里屏居教授以為俗儒守文多失其言乃閉門潛思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

餘方言韓曰充所為論衡初中士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常秘以為談助其後王朗

為會稽守亦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為州治

中自免歸歟同郡友人謝姓夷吾上書薦之

待詔公車以病不行年七十餘孫曰刺史董

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以病不行乃

作養性一十六篇肅宗之時終於永元

王符節信安定臨涇祝曰涇濁水也詩涇以



濁異後漢長陵臨涇岸類壘其流○涇音經好學有志鄉人所輕為

孫曰符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為鄉

人所賤○鄉憤世著論孫曰充著人一作鄉里憤世著論潜夫是名潜夫論三

十六篇以譏當時得失不欲孫曰述救之篇以救

章顯其名故號曰潜夫論孫曰述救篇言今

為賊良民之患其旨甚明日賊良民之甚者

莫大於數赦養稂莠者傷皇甫度遼聞至乃

禾稼惠姦究者賊良民驚衣不及帶屣履出迎豈若雁門問雁呼鄉

樊曰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雁門太守者亦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起既入而問鄉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項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時

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不仕終家嗟吁先生

長統公理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自謂高幹一無

有雄志而無雄才其後果敗以此有聲統字

二十游學青徐并冀之間并州刺史高幹素貫有名士多歸附時統過幹幹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

擇人所以為君深誠幹雅自多不納其言未幾幹以并州叛卒至於敗并冀之士周儻敢

皆以是異統樊曰高幹表紹甥也

言語默無常人以為狂生州郡會召補注本

郡命稱疾不就著論見情初舉高第尚書郎

後參丞相軍事樊曰尚書令荀郁聞統名奇舉為尚書郎後參曹操丞

考無高  
第二字

前漢書

卷八

事相軍卒不至於榮論說古今發憤著書昌言

是名友人繆襲稱其文章足繼西京四十一

終歎息以著論名曰昌言九三十四篇十餘

萬言獻帝遜位之歲統卒年四十一友人東

海繆襲稱統文章足繼西京董貴劉揚襲字

至尚書光祿勳何其短郭鳴呼先生

諱辭七歲能歌詩時愈與皇甫湜未信過

其父使賀賦詩立就自月日高軒過二

人大驚曰日舉進士或謗賀不避家諱

公特著諱辯一篇又函閑鼓吹錄云賀

以歌詩詢愈愈送客歸困解帶旋讀首

篇鴈門太守行云黑雲壓城城欲摧甲

光向日金魚開却挿帶急命邀之又云

張昭論舊君諱云周穆王諱滿至定王

時有王孫滿者厲王諱胡至莊王之予

名胡其比衆多退之諱辯取此意樊曰

舊史公傳云李賀父名晉肅不應進士

而愈為賀作諱辯令舉進士蓋以是罪

公而新史則書其事於賀傳云以父名

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為

作諱辯然亦卒不就舉

愈與進士李賀書樊曰賀字長吉勸賀舉進

士賀舉進士有名一本無賀與賀爭名者毀

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唐

談錄云肅積明經中第願與賀交賀不許元

和初積舉制策為禮部郎中因議賀父名肅

肅不容舉進士公為著諱辯以明之序所謂

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毀之意指此反樊

曰公與李賀書今亡矣所謂諱辯者此也其  
日與賀爭名者按劇談錄其元稹邪然考之  
史稹未嘗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一無  
為禮曹也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也字  
和而唱之同然辭皇甫湜曰湜音植若不明  
白此四字本無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  
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  
稱徵是也孫曰鄭玄注曲禮云孔子之母名  
律曰不諱嫌名嫌名謂聲音相近釋之者曰  
謂若禹與兩丘與藍之類是也祝曰馬藍草  
東呼為馬藍藍音丘今賀父名晉肅舉進士為犯二

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一本有肅字子不得  
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  
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叛周  
公作詩不諱若曰克昌厥後又曰駿發爾私  
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宋不足徵春秋不譏  
不諱嫌名若衛桓公名完一本作康王釗之  
孫實為昭王初曰周康王名釗書周曾參之  
父名皙曾子不諱昔若曰昔者吾友周之時  
有騏期者一有漢之時有杜度補注杜操字伯

其名同武帝故因以其字呼之又去其伯字  
呼杜度孫曰杜度漢章帝特為齊相見衛伯  
四射書○此於其字一無宜如何諱將諱其

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乎漢諱武帝

名徹為通補海謂徹侯為通侯不聞又諱車

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

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諱二字今上

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饑也樊曰以滸勢秉

宗代宗玄宗廟諱蓋太祖名虎太宗名世惟

宦官官妾乃不敢言論及機以為觸犯後曰

近代宗諱機近玄宗諱士君子立言行事立

代宗諱豫玄宗諱見上言語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

稽之於國家之典賀舉進士一無舉為可耶

為不可耶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也

一作矣作入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也一作

一作即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

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

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率不可勝勝周公

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官妾則是宦官官妾

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趙本  
字並作

諷風伯

樊曰德宗正元十九年正月不雨  
至七月甲戌始雨公時為四門博

士作此專以刺權臣裴延齡李齊運李  
寔等壅蔽聰明不顧旱飢專於誅求使  
人君恩澤不得下流如風吹雲而雨澤  
不得墜也是年冬公拜御史竟以言早  
飢謫山陽令補注晁氏曰旱以踰時澤  
不下流風以比小人寔為此病雲以熒  
君子欲施而不可得以及吏為此屬  
者間之也○一本題云讒風伯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

尤呂氏春秋山升雲兮澤上氣補注上

雷鞭車兮電搖幟幟旗也雨寢寢兮將欲墜

得正賜烏之仁兮樊曰賜烏日念此下民

其光兮闕不鬪其神嗟風伯兮其將謂何

將一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事

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

怒兮誰使雲屏屏兮吹使醜之孫曰屏屏雲

氣將交兮吹使離之鑠之使氣不得化離音

孫曰周禮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唐  
制以立春後丑日祀風師此謂求其持也

樊曰賜烏日

孫曰屏屏雲

離音

也舊本作使 雲不得化 寒之使雲不得施舊本作使 嗟

爾風伯一有欲逃其罪其又何辭上天孔明

兮有紀有綱今我上訟兮其罪誰當天誅加

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爾傷趙本作

### 伯夷頌

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謂伯夷也近世學者以本史公所記為不然因謂孔子稱餓于首陽之下非不食周粟蓋絕糧耳余謂武王伐紂太公佐之伯夷非之佐之者以拯天下之溺非之者以懲萬世之亂其用心一也

不然則商之三仁或去或不去或死或不死何以皆得為仁邪樊曰伯夷嘗伯夷論謂韓子之頌為不然曰伯夷嘗

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而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於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此武王之時其烈豈下太公哉荆公之論與此頌相反學者其審之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於義一作不顧

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名者

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

一列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

矣。至若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一作而乃行不惑者

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

巨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昭一作照不足為

明。舉乎泰山孫曰舉山高克韓曰舉頭巉岩也。○舉才律切不足為

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

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孫曰史記宋世家周武王伐紂克殷

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武王周公聖人也。率天下之

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

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補注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

公達孤竹君之二子伯長也叔少也夷齊謚也也有不知者多矣見春秋少陽篇乃

獨以為不可。殷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者

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孫曰史記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

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繇是而言夫

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今世

之所謂士者。凡一人譽之或無一字則自以為有

餘。凡一人沮之或無一字則自以為不足。彼獨非

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

準謂準繩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

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二子亂臣

賤子接跡於後世矣補注伊川曰伯夷頌只

伯夷心源是聖人語  
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 昌黎先生文集第十二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 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三

#### 雜文

子產不毀鄉校頌

樊曰左傳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

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何毀之然明曰若果行此鄭國實賴之仲尼聞之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信也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

祝曰僑子產名在傳云僑聞之孫曰伊惟也國

僑字子產鄭大夫穆公之孫子國之子○僑音喬

以禮相國人未安

其教

安一作知

遊於鄉之校衆口囂囂

孫曰囂囂多言兒○

字子產 名國 僑



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

成英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

避維善維否祝曰否惡也易否我於此視川

不可防言不可弭孫曰左傳襄公三十年子

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

川大决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

决使道不如吾聞下塞上聲孫曰文六年穀

而藥之也弭止也邦其傾矣既弭杖不毀而鄭國以

則上聾孫曰詩周家忠厚仁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

養老孫曰詩周家忠厚仁及其已衰謗者使監孫曰國語厲王虐

巫使監謗者祝曰詩行用成敗之迹昭哉可

不監注視也○監古移切蔡本昭觀字作照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其不遇化

止一國誠率是道補注卒相天下君一本交

暢旁達一本施及無垠補注垠界限也五於

乎四海所以不理者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

思古人

釋言洪曰國語晉驪姬之難公子夷吾出

注云呂言曰解釋也退之作釋言取此

義樊曰本篇上命李公相按兀和二年

李吉甫相則釋言其年所作也公卒避

謾求分教東都李習之所謂宰相有愛

公文者將呂文學職與公有爭先者造  
公語曰飛謗公恐及難遂求分司東都  
也此

元和元年六月愈自江陵都法曹詔拜國子博  
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名公賜之坐且日吾  
見子其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  
聞今為我盡寫子詩書來一為一通愈再拜謝  
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之於後之數  
月一本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  
然有為謏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

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  
應之曰愈為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於南者

凡三人樊曰三人謂公及張署李方叔也獨愈為先收用相

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  
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列  
之人自百官已下欲居其業徹相國左右者  
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  
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若於敵已  
下受之宜以何報况在天子之宰相乎一無相字

入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  
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近東帶執笏立  
士大夫之行不見存以不肖幸矣其何敢傲  
於言乎夫傲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  
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祝曰扳引也音班又音攀禮記儒有  
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爵位相先患難  
相死無宿貨蓄資一作宿資蓄貨以釣聲勢弱於才而  
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也讖也謂擊其危險  
之處鬼谷子有抵讖篇謂此○讖許宜切要權利夫何恃而傲

勢

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蹈河入火妄言而罵詈  
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讖  
者百人宰相將不信之矣宰相一作相國愈何懼而  
慎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謏子於翰林舍  
人李公與裴公者樊曰李公則吉甫裴公則  
林學士迂中書舍人拜相故公於鄭則前云  
吾時在翰林於李與裴則又云翰林舍人  
子其慎一無字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  
以為政於天下而階大平之治居則與天子  
為心膂出則與天子為股肱四海九州之人

歎

自百官以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  
 不愚不踏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  
 謔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  
 矣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  
 咄補注咄呵也晉史咄咄補注咄當沒切  
 市有虎補注戰國策龐葱與魏太子  
 子算於邯鄲謂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王信  
 之乎曰否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疑之  
 矣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信矣葱曰夫  
 市之無虎明矣然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  
 太梁也遠於市而誣臣者補注曾參殺入補注記甘茂  
 過於三人矣願王察之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  
 攻宜陽言於秦王曰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  
 與曾子同姓名者殺人入人告曾子母曰曾參

而考

殺人其母織自若有頃一人又告之曰曾參  
 殺人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  
 踰牆而走今臣賢不及曾子而王信臣又未  
 若曾子母也疑臣者不啻三人臣恐王之投  
 杼也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  
 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臭補注小雅  
巷伯之詩注云有北北方傷於讒疾而甚之  
 寒涼不毛之地昊昊天補注傷於讒疾而甚之  
 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  
 君子信讒補注孫曰小雅巧言之詩始疑而終信  
 注云僭數涵容也  
 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補注今本皆  
 脫夫字佞人不  
 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

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一本無自字一本市

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作徐又解之曰以愛惑聰也巷伯

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

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

正而敦大一作厓夫聰明則視聽不惑公正

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

孰能進而為讒哉一作能一雖進而為之亦莫之

聽矣我何懼而慎一無而慎二字既累月上

命李公相樊曰元和二年正月己酉以中書

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

其危哉一作矣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

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相國不知也相

一本作宰相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

愈亦入耳彼傲宰相國又傲翰林其將何求

必不然吾今乃知免矣既而謔言果不行

愛直贈李君房別集注南陽公謂徐帥張

正元六年進士公以十五年秋來佐徐

州幕作此文其後君房自著作佐郎除

太子舍人知

宗子表疏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

邪鳥一作前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孫曰徐泗濠節度使

張建封封南陽郡公君房仕建封幕府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

為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為之言勇不

動于氣動一作義不陳干色南陽公之舉錯施

為一本無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

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一無凡在此

一無趨公之進議公之事者孫曰趨公之庭

此字吾既從而游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

也幕

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

公之甥也人之不知者一無將曰李生之託

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求而止耳故吾

樂為天下道其為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孫

從事於彼謂吾為南陽公愛之吾為一作且

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且一作彼之所

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

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為懽欣於李生道猶

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

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為天下愛之

張中丞傳後叙

樊曰歐陽文忠跋張中丞傳後云張巡許遠之事壯

矣秉筆之士皆喜稱述然以翰所紀考唐書列傳及退之所書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為踈略雖云史家當記大節然其大小數百戰智謀材力亦有過人可以示後者史家皆滅而不著甚可惜也翰之所書誠為太繁然廣紀備言以俟史官之採也文忠所云唐書列傳者謂舊傳若新傳則采翰及公所書并舊傳為之矣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

家中舊書

孫曰張籍字文昌蘇州吳人公舉薦進士

得李翰所為

張巡傳

樊曰巡鄆州南陽人巡既死議者或謂巡始守睢陽衆六萬既糧盡不持

備按隊出再生之路與夫食人寧若全人於天下不亡其功也翰為之傳表上之足編翰列史官翰等皆有名士由是天下無異言

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

不為許遠立傳

樊曰遠杭州蓋官人許敬宗曾孫

又不載雷

萬春事首尾

孫曰萬春事巡為郎將至德元年七月賊將令狐潮圍巡於雍

丘萬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著面方春不動潮疑刻木人謀得其實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君之令嚴矣潮壁雍丘北謀襲襄邑寧陵巡使萬春引騎四百壓潮先為賊所包巡突其圍大破賊潮遁去萬春將兵方畧不及南霄雲而強毅用命每戰巡

惜考異

任之與均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至德  
二年正月甲戌安慶緒將尹子奇以兵十三  
萬趣睢陽遠為睢陽守告急千巡巡時保寧  
陵引兵入睢陽與遠合遠謀巡曰遠懦不知  
兵公智勇兼濟遠請為公守請公為遠戰自  
是戰鬪盡出於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  
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  
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  
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  
於賊樊曰是歲十月癸丑睢陽城陷巡遠俱  
遇害生致遠於洛陽偃師後死大曆中巡子  
去疾上書曰孽胡南侵父巡與睢陽太守遠

各守一面城陷賊所入自遠分尹子奇分部  
曲各一方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割心剖肌慘  
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死艱曰嗟乎人  
有可恨者賊曰恨我乎答曰恨遠心不可得  
誤國家事若死有知當不赦於地下故遠心  
向背梁宋人皆知之使國威喪於巡功業隳  
敗則遠於巡不共戴天請追奪官爵以刷冤  
耻詔使去疾與遠子峴及百官議皆以去疾  
證狀彰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且遠本守睢陽  
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為功則遠後巡死不足  
惑若曰後死者與賊其先巡死者謂巡當叛  
可乎是時去疾尚幼事不詳且知艱難以來  
忠烈未有先二人者事載簡書遠誠畏死何  
若日星不可妄輕重蟻乃罷

**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孫曰睢陽食  
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雀鼠又盡食茶紙既  
盡巡出愛妾遠亦殺其奴以食士以與賊抗



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虬蟬蟻子之援

孫曰虬蟬大議也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

語以國已主滅悟之孫曰幸蜀以書招巡有大將

不至而賊來益眾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

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

死處矣速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而其

徒俱死獨蒙愧耻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

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

不考

分城而守孫曰八月巡守城之陷自遠所分

始以此詬遠詬一作語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

之將死其臍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

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

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

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

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

人之卒不救弃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

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

餓羸之餘祝曰創傷也禮記命理瞻傷察創

良切羸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

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

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樊曰賊將尹子奇久困

東走巡遠以為睢陽江淮之保障若弁之去

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温公曰唐人皆

以全江淮為巡遠之功按睢陽雖當江淮之

路城既被圍若取江淮統出其外睢陽豈能

障之哉蓋巡善用兵賊畏巡為後患不滅巡

則不敢越過其南耳誠如温公所云是亦遮

蔽江沮遏其勢作阻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

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所拒

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

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滂辭而助

之攻也孫曰孟子距設行放滂辭滂愈嘗從

事於汴徐二府封鎮徐州公皆為從事屢道

於兩列間州一作府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時詔

贈巡揚州大都督遠荆州大都督其老人往

皆立廟睢陽歲時致祭号双廟

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

一本無也字一本賀蘭嫉巡遠之聲成功績

又無下賀蘭二字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

十歲三下使讀右  
義不舊也

其語強留之又強其亮切具食與樂具一作旦延霽

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睢音

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日

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

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舊傳云

一指留於大夫示之以信歸報本州而此云

因按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坐

大驚柳子厚作霽雲碑則云自齒其指曰噉

此足矣司馬溫公考異從舊傳又按新傳

請置一指以示信報中丞也因按佩刀斷

一指一座大驚舊傳與公書大略同此最

為有理至如齒其指曰噉此足矣則無謂也

中丞謂巡也蓋是時巡拜御史中丞遠待御

史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郎馳去將出

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軌半箭著直

箭一作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

孫曰河南節度賀蘭進明以重兵守臨淮巡

遣霽雲告急進明日與諸將張樂高會無出

師意霽雲泣告之曰本州強寇凌逼重圍半

年食盡兵強計無從出初圍城之日城中數

萬口今婦人老幼相食殆盡張中丞殺愛妾

以陷軍入今見存之數不過數千城中之人

分當餽賤但睢陽既拔即及臨淮皮毛相依

理須援助霽雲所以冒賊鋒刃匍匐乞師謂

大夫深存念亡言發響應何得宴安自處殊

無救卹之心霽雲既不能達主將之意請噉

一指留於大夫示之以信霽雲還睢陽未幾

城陷樊曰旧傳云初賀蘭進明與房琯素不

協及瑄為相以進明為彭城太守河南節度  
 使兼御史大夫復用許叔冀為進明都知兵  
 馬使亦兼御史大夫重其官以挫進明叔冀  
 恃名位畧等不受進明節制及霽雲至乞師  
 進明擁兵臨淮懼叔冀見襲兩觀望坐視危  
 已致河南郡邑為墟由執政之非經制也或  
 曰韓作張巡傳後序止言賀蘭嫉巡遠声威  
 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絕不言許叔冀事  
 豈旧史傳之誤耶於是孫之翰論曰愈叙張  
 巡事蓋以李翰所遺落故摠汴徐間老人言  
 有所書耳老人之言傳當時事迹又豈能窺  
 進明之情也况愈之所書止謂遺事故不  
 言其本未耳又高適傳載移書許叔冀使釋  
 憾同援梁宋事此亦足證明則房瑁挾怨用  
 人致睢陽失陷頗得其實愈貞元中過泗列  
 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  
 不屈即牽去

將斬之又降雲

一作又降霽雲

雲未應巡呼雲曰南

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

云

屈雲笑曰欲將以

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

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其起事

一作及巡起事

嵩常在

困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時年六

嵩

十餘矣以巡初得臨渙縣尉

孫曰以巡者以巡立功故得官

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

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

書謂嵩曰何為又讀此作久一嵩曰未熟也巡

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  
 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  
 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  
 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  
 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  
 起草樊曰巡開元二十四年進士劉夢得嘉  
 話載其謝加金吾表有云主辱臣死當  
 臣致命之時惡給罪盈是賊滅亡之日激勵  
 將士賦詩有云裹蒼猶出陣飲血史登陣又  
 夜聞笛聲詩有云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  
 觀此則巡之文章可見矣○一本作未嘗有  
 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万入城中居人亦且

數萬一無巡因一見問其姓名其後無不識  
 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  
 坐且將戮巡旋其衆見巡起一作見或起或  
 泣或起一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  
 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  
 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日後於巡呼  
 之為兄補述遠呼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  
 死於毫宋間或傳嵩有田在毫宋間武人奪  
 而有之一有嵩將詣列訟理為其所殺嵩無

子張籍云

河中府連理木頌

孫曰開元九年正月丙辰改蒲州為河中府孝

經接神契曰王者德至草木則木連理樊曰公作此頌時年二十四猶未身也

司空咸寧王尹蒲之七年

謂渾城也德宗興

元元年八月癸卯以城為河中尹河中木連

理生於河之東邑

一無字野夫來告且曰吾不

知古殆迷之交暢也

一作始維吾王之德交暢

者有五

一無字是其應乎訓戎奮威蕩戮凶回

孫曰謂乎朱泚之難回邪也

舉正宣和入則寧嘉入踐台

階

孫曰職以功如侍中司空故云台階

庶尹克司

孫曰書曰百僚庶尹庶尹

也百工

來帥能麗

孫曰為河中節度使也

四方作儀閔人

鰥寡

作仁

不寧燕息

入樂王德祝年萬億府

有群吏王有從事

孫曰府謂節度府王謂咸寧郡王各有僚屬也

躰同心

躰一作事異躰又作上下歸民干理

一作天子是

嘉俾錫勞王

勞音去聲

王拜稽首天子之光庶德

昭融神斯降祥殊本連理之柯

之柯今作枝柯非

榮異壟之木

孫曰書唐叔得禾異畝同穎也

後之產茲土也久矣今欲明於大君

孫曰大君人主

易曰大君有命是紀千策書王抑余也冶金

也。○欲一作將。紀千策書王抑余也。冶金

伐石垂耀無極余抑王也。一作王亦抑余一

皆作王奮肆姁媮。媮媮致態孫曰姁媮美兒○

二音不知所如願託頌詞長言之千康衢曰

木何為兮此祥洵厥美兮在吾王願封植兮

永固俾斯人兮不怠。作人一

汴列東西水門記。樊曰時輩晉鎮汴州公

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以後山語觀公諸記信然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

門。韓曰隴西公董晉也越三月辛巳朔也。越於

水門成三白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日孫

俱文珍軍司馬。陸曰陸長源賓佐僚屬將校

熊寵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禮記

而入肅進之也宮士女蘇會。祝曰說文蘇調

室始成祭之為落。兮蘇煖補注書四方民。闐郭溢郭既卒事其

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維汴列河

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弗合者誕也。誕大

寘シ鎖於河宵浮晝沉舟不潛通舟一然其

襟袍虧疏襟袍以衣喻之風迷宣洩邑居弗寧訛

言屢騰歷載以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

八載樊曰即德宗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

囂囂音呼子而我數數然周禮夜呼且以器百官

劫衆阻兵劫音呼正元十二年六月

方榮卒子廼自為兵馬使乙酉宣武軍節度使李

覆時維隴西公一有李勉受命作藩孫曰七

以晉為宣武軍孫曰晉爰自京洛單車來臨孫曰晉

節度使代方榮孫曰晉

留守移鎮宣武故云爰自浴京孫曰晉既受命與

遂拯其危孫曰晉遂去其疵弗肅弗厲厲嚴薰

為太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穰如既庶而豐

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為

邦之郭以固風迷以閉寇偷閉侯肝切黃流

渾渾黃流黃河也飛閣渠渠渠渠大也因而飾

之匪為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

之澤一作文一作淳維隴西公是宣河之

云云孫曰源于崑崙崑崙崑崙

源于崑崙崑崙崑崙



天子万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  
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宴喜亭記韓曰亭在連州公正元十九年  
二月自監察御史出為山陽

令時作山陽  
於連為屬邑

大原王弘中樊曰王仲舒字弘中在連列樊曰按順宗  
實錄正元十

九年左補闕張正買上疏諫它事得召見正  
買與仲舒相善有告王叔文等云正買疏悞  
論君朋黨事宜少誠叔文因譖正買等九月  
甲寅弘中坐與正買善貶連州司戶弘中之  
與與公同年而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慧者遊  
公日月後之也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慧者遊  
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

高而望得異處焉斬第而嘉樹列登石而清

泉激輦糞壤焚樛翳詩作之屏之其樛  
其翳注曰木立死曰樛

自斃曰翳○樛側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

丘陷者呀然成谷呼張口兒  
呼加切窪者為池祝曰  
窪說

文云清水一曰穴也老而缺者為洞若有鬼

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

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禦寒暑一作  
以禦

風雨既成愈請名之其丘曰侯德之丘蔽於

古而顯於今有侯德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

之谷

孫曰書蒲括損謙受益

瀑曰振鷺之瀑

孫曰詩振振鷺鷺千飛

振振群飛鷺鷺

谷言德瀑言容也其

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

孫曰秩秩有常德也

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之

時也池曰君子之池盧以鍾其美盈以出其

惡也

孫曰左氏有汾澮以流其惡惡穢濁也

泉之源曰天澤之

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

亭取設所謂曾侯燕喜頌者也

孫曰曾侯燕喜詩闕言之

文頌者也一作於是列民之聞者

一作州民之老

一作州之老民一作州之老聞而云云

相與觀焉曰吾列之山

水名於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

側者相接也而莫宜其地宜一作多凡天作而地

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史部外郎貶秩而

來

一無外郎二字一作吏部侍郎樊曰時弘中自吏部侍郎貶秩而來誤

矣當作吏部員外郎也次其道塗所經自

藍由山

樊曰郎京兆府藍田縣之山

入商洛

樊曰在商州涉

湍

樊曰房州舊有浙州有浙川縣武德五年

鄉隸鄧州孫曰浙地本楚之白

臨漢水升峴

羽至秦改爲浙○浙持益切

首以望城集注漢水峴首並襄列禹貢導漾東流為漢顏師古曰漾水出隴西

氏道東派過武關山南為漢方城山名今在唐州方城縣界一名黃城山○峴胡典切

出荆門樊曰荆門在今江陵府下岷江祝曰岷山名江水所出書岷山

導江○岷過洞庭上湘水樊曰洞庭在岳州湘水出零陵○土

一作行衡山之下樊曰衡山在衡州繇郴踰嶺樊曰

郴州在唐隸江南西道嶺謂猿狖所家狖音

魚龍所宮極幽遐瓌詭之觀環公宜乎於山

水乎一飲聞而厭見也樊曰此段文意則大

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力疑浮千沅湘濟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

鄒嶧厄困鄙薛彭城過梁楚以今其意乃若

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

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

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

記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集注唐地理志

云濠初作豪元和三年刺史崔公表請其事由是改為濠取水名也公作記在

貞元十五年尚為豪諸本作濠誤矣下同

書記之任亦難矣徐曰景龍元年置節度府掌書記一人元戎

瑰 媛

方

**孫曰**詩元戎十  
乘元戎元帥也  
物齊三軍之事  
孫曰古者大

二千五百人  
○統理所部之  
田毗謨以鎮定  
愬一作整字

邦國作字贊天子  
施教化而又外  
與賓客四

鄰交其朝覲聘  
問孫曰周禮春見日朝慰薦

祭祀祈祝之文  
與所部之政三  
軍之號令升

黜凡文辭之事  
皆出書記非閑  
辯通敏兼入

之才孫曰兼人莫  
宜居之然皆元  
戎自辟然

後命於天子苟  
其帥之不文則  
其所辟一有

或不當亦其理  
宜也南陽公自  
御史大夫豪

壽庠三列觀察  
使孫曰興元二年十二月以

大夫充豪壽庠  
三授節移鎮徐  
列孫曰正元

州都團練觀察  
使孫曰正元

月置徐泗豪三  
州節歷十一年  
而掌

書記者凡三人  
其一人曰高陽  
許孟容集注

容字公範入仕於  
王朝今為尚書  
禮部郎中

其一人曰京兆  
杜兼集注杜兼今  
為尚書禮

部員外郎觀察  
判官其一人曰  
隴西李博樊

許杜見唐書而李博正元八年公同年進士

也唐書無傳獨於此見其後為宣州容又見  
公送楊自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方

曰考無

為之

注曰孟容以文詞知名兼建中初進士家聚書至方卷博公同年進士贈李君

房別云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或云恐是博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

所辟實所謂宏辯通敏兼人之才者也後之

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一作苟有吾請觀

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

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扶一作炳乎其相

輝志同而迷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也愈樂是

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記之一無而陷

置于壁間來者得以覽觀焉

俾

畫記

樊曰蘇內翰嘗曰世有妄庸者作歐陽永叔語云吾不能為退之畫記此

大妄也僕嘗謂退之畫記僅似甲乙帳余了無可觀世人識真者少可歎亦可

也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

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而執大旗前

立一無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

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

人注曰田犬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

執羈勒立者二人注曰羈勒絆也馬韁也禮

絡也。鞞，韉也。○羈，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

居宜切。鞞，丁歷切。○臂，郎臂也。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

一人。隼者，鷹之類。驅牧者，二人作騎。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

弓矢，鈇鉞植者，七人。集注：胃，兜矛也。手執也。鈇，莖斫刀也。鉞，斧也。植

立也。○鈇，風無切。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

覆休者，二人。祝曰：偃息也。覆，臥也。甲冑坐睡者，一人。方

涉者，一人。一本又有方涉二字。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

火者，一人。補注：按筆墨閑錄云：予嘗愛附火之附，

近也。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曰：孫

禮記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士奉中矢，所以投也。○奉，音捧。舍而具食者

二十有一人。孫曰：舍，居屋下也。具，字一本作且。二十有二，人一云十有一人。

蓋以總數數之。挹且注者，四人。集注：挹，酌也。也。曾子開云：余注灌也。詩不

可以挹酒漿。牛牽者，三人。馱驅者，四人。一人

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本一

婦人作婦女。載而上下者，三人。孫曰：謂上孺

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主事，三十有二焉。一本

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

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一有焉字，一作亦有焉之

下者 行者牽者奔者涉者陸者翹者孫曰翹舉足也

一本有牽者無陸者 顧者鳴者寢者訛者孫曰

詩或寢或立者一有人 齧者祝曰禮記庶人齧之齧齧草也

下沒 飲者溲者溲便也 陟者降者痒磨樹者

痒以 噓者噓吹 嗅者喜而相戲者怒相踶齧

者踶蹋也徒計 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

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焉馬一作為非是

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

有一頭橐駝三頭孫曰橐駝者言能負橐駝

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

鹿共三十旃車三兩孫曰說文旃旗曲柄 雜

兵器弓矢旌旗孫曰周禮游車載旌旌者謂

卒 刀劍矛楯孫曰楯所以扞身蔽 弓服矢房

孫曰服弓衣亦 甲冑之屬餅盃登筮孫曰登筮之長

柄也史記虞卿蹠躄擔登是也 筮

蓋也○登都藤切筮一作筮字 笙管錡釜

祝曰錡三足釜也詩維錡及釜孫曰方曰笙

圓曰筮皆以升為之三足曰錡無足曰釜

錡其綺魚 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壺

一作投 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負元甲

成年

樊曰即正元十年也

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

孤生申叔者

集注申叔字子重○一無有字始得此畫而與

余彈碁

洪曰沈存中云彈碁有譜一卷其局力二尺中心高如覆孟其巔為小壺

四角微隱起李商隱詩王作彈碁局中心亦不平謂其中高也白樂天詩彈碁局上事最妙是長斜謂抹角斜彈一發過半局今譜中有此法孫曰西京雜記漢元帝好擊鞠為勞求相類而不勞者遂為彈碁之戲彈碁有譜一卷盡唐人所為柳子厚序碁用二十四碁者郎此戲也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

工人之所能運思

一人字無蓋叢集眾工人之所

長耳

一人字無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

河陽

樊曰當是正元十一年與二三客論畫孫曰河陽公家世所葬

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居子人也

見之感然若有所感少而進日噫余千之所

摹也

一作余之手之所摹也一作余所摹也摹亦作模亡之且二十

年矣余少時嘗有志乎茲事得國本國一作故絕

人事而摹得之摹一作模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

獨時往來余懷也一本無以其始為之勞而

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

人存其大都焉孫曰大都余既甚愛之又感

人未之手模也

然若



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孫曰貳謂詞貳也於一邑無所不

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分職一本不重出主

簿尉三字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

吏抱成案詣丞卷其前鉗以左手鉗束也右手

摘紙尾摘它歷切鴈驚行以進鴈一作鳧平立

丞音詣曰當署丞涉筆占位署惟謹目吏

問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

事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劾數慢劾胡得切

必曰丞至以相警警祝曰警不省語也前漢

省人也○警將此切警牛刀切丞之設一作豈端使然戲博

陵崔斯立補注斯立字種學績文以蓄其有

泓涵演迤作澄日大以肆貞元初挾其能戰

藝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集注立之正元四

再進而再屈千人也或謂屈當作出乃與詩

意合是不解公所謂屈千人也元和中初以前大理

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

然曰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噤巨禁切不得

施用一作行又喟然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

丞負余一本作丞喜負余則盡枿去牙角枿五割切一作枿

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文茶本作之丞廳故有記

壞陋汚不可讀斯立易桶與瓦墁治壁墁泥

也祝曰孟子毀瓦畫墁注畫墁畫地也墁莫千切悉書前任人名氏

庭有老槐四行南牆距竹千挺儼立若相持

水漉漉循除鳴祝曰漉漉說文水裂声斯立也除階也漉古栢切

痛掃漉韓目漉漉注對樹二松日吟哦其

閒一無字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

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新修滕王閣記樊目滕王閣在洪州公自袁州作此記凡五百字

首尾叙其不一到為歎而終之日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為公賦蓋叙事之外所以寄吾不盡之意者此而矣歐陽永叔為襄守史

中輝記峴山亭尹師魯為襄守燕公記峴山亭蘇子美為處守李然明記治水

堂蘇子瞻為眉守黎希声記遠景樓四者其辭雖異而大意略同豈作文之法

當如是耶柳亦祖公此意而為之也

公此意而為之也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登臨之美登臨一作臨觀而滕

王閣獨為第一孫曰滕王名元嬰高祖之子

有瓌偉絕特之稱祝曰瓌偉壯麗也選瓌及

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韓曰王勃字子安為

正元元年王仲舒為壯其文詞益欲往一觀滕王閣序王緒為賦

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

年以言事斥守潮陽孫曰元和十四年正月

州刺史朝陽一作揭陽便道取疾孫曰便道以至海上

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集注洪

南昌南昌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孫曰七月

上尊号大赦天下移刺袁列孫曰十月丙寅

袁於南昌為屬邑孫曰袁州隸私喜幸自

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謂帥受約束於下執

事及其無事日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

所願焉至列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

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孫曰太原王

旧史元和十五年六月戊寅以中書舍人王

仲舒為洪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江西觀察使

洪江饒慶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

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  
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生一作施陽  
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月之間而人自得於  
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  
於幕下而吾列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  
得舍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  
至焉其歲九月人吏浹和浹子協反公與監軍使  
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與去聲酒半合  
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為從事此邦適

治新之公所為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  
來為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胡得  
無情哉胡一作烏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樑楠板檻  
之腐黑撓折者楹柱也蓋瓦級軌之破缺  
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前漢為其泰漫漶而  
不可知注漫漶不分別兒○漫莫幹治之則  
切漶胡館切又乎貫切鮮一作圭  
已無後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眾飲  
而賞焉以書命愈曰子其為我記之一無愈  
既以未得造觀為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

王之次有榮耀焉一作者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

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

能為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列刺

史韓愈記

科斗書後記作之歲月 白見本編

愈叔父樊曰名雲卿仕 終禮部侍郎當大曆世文辭獨行

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

者咸歸韓氏樊曰上元辛丑特進試鴻臚卿 兼御史中丞田神功平劉震十

淮西雲卿為守淮碑又為丞相贈太師太白武

昌宰韓君去思碑云雲卿文章冠世皇甫持

正公神道碑云先叔父雲卿當肅代甄獨為

文章官李習之誌其妻母墓曰禮部君好立

節義有大功於昭陵其文章出千時而官不

甚高習之妻雲卿孫女也於時李監陽水獨

觀此則公所云蓋可見矣樊曰陽水為將作少監唐 人篆書無出李陽水舒亮

能篆書而配叔父樊曰與志陽水篆曰斯去十年水復去

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

無人篆樊曰止於斯擇木善八分不問可知其人樊曰

代宗時官禮部尚書杜子美李潮八分歌云一本作叔木蓋能八分一 不如是者不稱三

同姓

三服

韓雲卿文辭李陽 水篆書韓叔木 分

幕府於汴列補注董丞相晉正元識開封令

服之者陽冰子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孫曰

云魯共王壞孔子宅得論語孝經皆科斗漢

文字科斗文字謂蒼頡古文其狀類科斗孫曰衛宏字敬仲光

衛宏官書兩部合一卷武時為議郎作漢儀

四篇載西京雜事愈寶蓄之而不暇學後來京師為

四門博士補注正樊曰啟登字仲之

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古書得其依據蓋

可講因進其所有書屬歸氏元和來愈亟不

獲讓吏切嗣為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為文詞

文心之

宜略識字一作宜畧因從飯公乞觀三部書

得文留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憇寫以留愈

一無愈字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

補注元和十一月六月四日右庶子韓愈記

五百家韓文第十三

